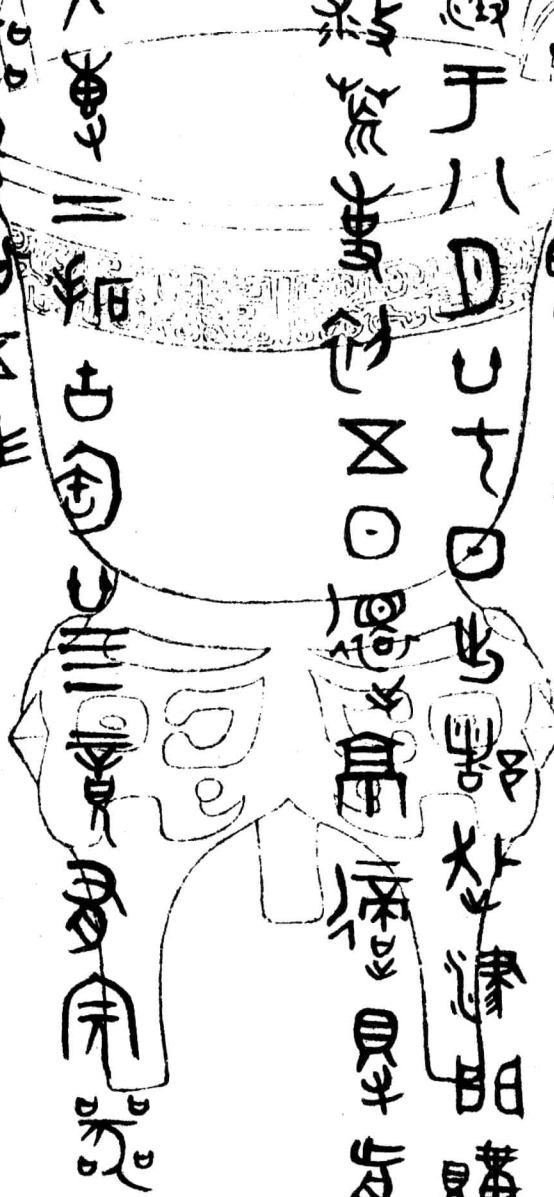


呆 窳 齋 片 牆





匪命者每輩大卜一箇支每夏一蘇又命上  
 徐之德古可崇誠總三鼎文同也雅也  
 已上逢入遊于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示象三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申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示命化身殘事二類古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介而三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島中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禿可謂可謂不令既知謂也  
 福也但事也一見此真後生此幸而  
 入不幸也日家種利是也  
 且博樹不可不圖上功上種也  
 向此發也奇眼自釋也  
 鼓行多屋里病  
 命股想窮道也  
 福申晚大教也

備之且果和所十徐以部改變而多三冊已豈固如也

此處疑有殘缺 顧注

從魏見明所見顯子喜壽藏拓墨多

皆檢守一

中侍光

寶雅世

同文商鼎

舍英閣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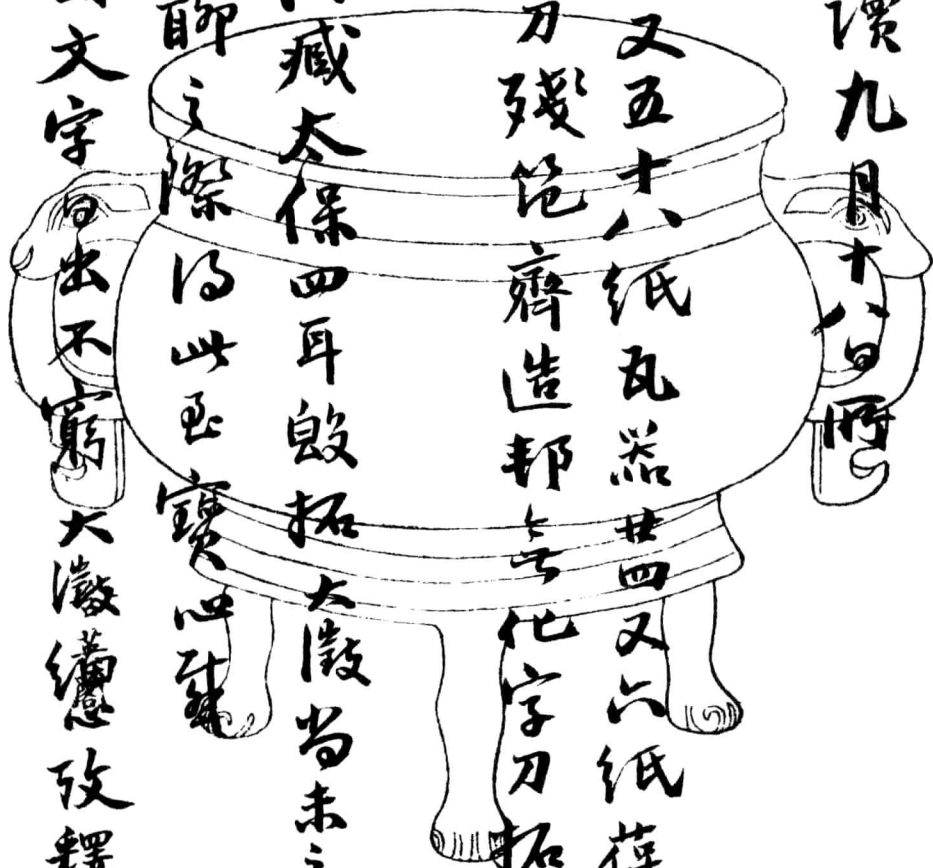


簞齋老前輩大人座右九月初旬奉復一緘因傅  
來運已出都無從問訊大徵赴津面書原寫又從  
古堂款識學後四冊令家人轉付滌是不識何日  
寄呈前致原包帶呈復函及從古堂款識學前  
四冊王卷王失誤此係  
惠寄古句拓七百餘種之呈便呈否印轉大陳幸何以  
九月十九此書尚未達到兩次寓書皆有徐拙莊遺  
箸殊耿耿也昨日舟行冠縣道中由館陶驛進來津

信附有京寓外書讀九月十八日所  
惠一緘承

賜古制拓瓦登百六十五十八紙瓦器廿四又六紙葆調  
拓屢母忌初四即齊刀殘范齊造邦去化字刀拓三  
紙又懷光丹書

手書分惠李山農所藏太保四耳斝拓大徽當未之得  
長途跋涉寒夜多聊之際得此玉鑲心殊  
厚愛何快如之古詞文字自出不窮大徽懋德攷釋教



千言未盡錄出茲先寄呈

教葉

教之且里考印豆量收地名撰回後且及

雙陽考係地名肌說未必盡塙然於古人造字源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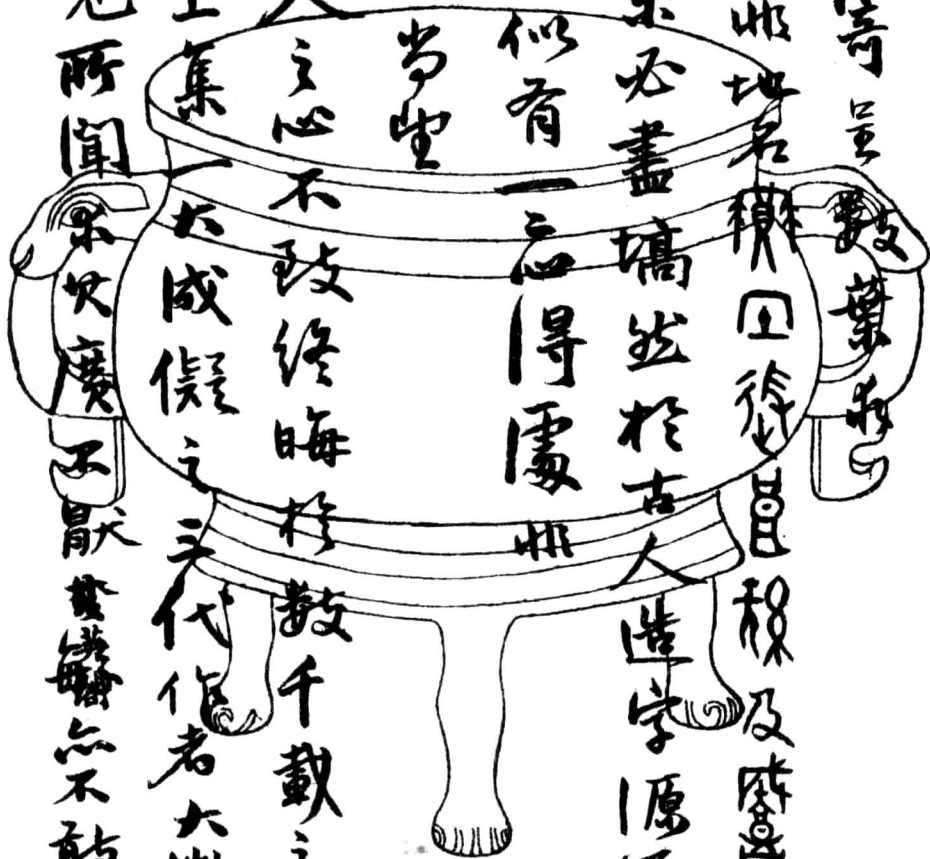
藝義矣定里相印證似有一忘得處

深於書

糾其深正其誤使古人之心不致終晦於教千載之下

來書所謂于許書之上集大成候之三代作者大徵

不敏竊有志於此所見所聞





執已見惟虛衷以米益寢饋於此博衆旁通以古鉢古  
勻補彝器所不及尤企

長者時賜啓牖愛古信古以存秦燔後一錢之遺大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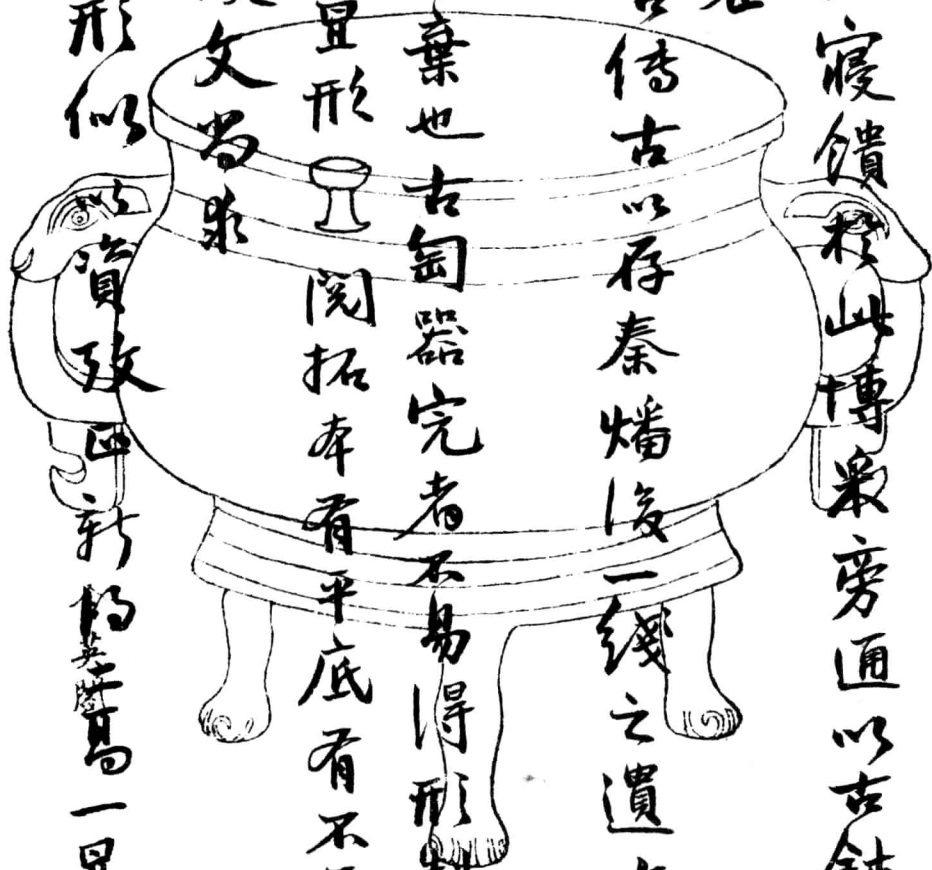
考內米進食以報

知已周禮木敝相隘自棄也古匱器完者不易得形製大

小當不一古登是否作豈形圖拓有平底有不平

字考在器內正中如般文為米

詳示并約畧圖其形似以資致四新約其形一且雖



三字亦可見古制有文如古金龍罽尤可愛他日如摹  
 刻古匋文字不可不以完器圖形冠諸首亦致古之一助  
 駒堂臧印拓有副奉歸時檢寄世臧器拓得一金分  
 精者皆見器匱于修種極可愛未及手拓後有精拓  
 必奉~~世~~藏臧泉富甚拓手亦良在都未與往還正  
 擬秋涼訪晤不圖有極仇之役也王君勇前輩亦不甚  
 熟考力續東華錄于史學必潛心葆調似鍵屬與弩  
 錢異用弩首鈎強之牙有納矢之限是器與弩限之牙

似非夸郭中有機而完未如何施舍所見千金氏器  
 完字器俗傳藕心泉疑皆鍵屬葆調之名姑存疑  
 誤海內博物君子共攻之  
 新得齊刀似角殘博數十奇緣而喜命避姓所各刀  
 言薛薛思音薛薛與之各字一刀為未見泉  
 賜拓墨古刀幣泉摹刻較易石查悼煩幼雲有力能  
 傳古大徵而任鈎摹再續編不過一月之功可集  
 事明春入都當與幼雲共圖之明年冬集志必樂



觀其成也以上十月衛河水受洲渚行一里教曲日行

四五十里舟中甚閒錄古陶釋文四卷述次

惠寄八百餘種均已案繹一過有不可識有妄疑者

有兩自信者如

尊見前及

書於肩有不然亦求

指示素甚續得石拓再續編惟玉道口陸後精

運事冗涇躬自督視又次懋太行晉境案度矣



區丞議放糧救死不暇恐不及舟中之間也從古卷  
款識學八冊皆均

鑒及精白

案顧瑛明筆三月間

寄贈西園書齋卷百數十葉半皆阮氏張氏惠六

箱莊一生所蓄有拓墨一方攷釋考年与箱莊往還論

古水字遺札并卷冊內明書考寄差也手復教請

著安修詳別紙不盡宜卷

晚生吳大徽敬首  
冬月朔



曩布復函論古之謬千百言不終盡它未暇及承  
示河鄉救荒記及邑侯公牘所詳擔粥請貧法良意  
美如此

公不心精力果於終始詳審實惠及民邑之人咸  
念不憚辭險水瘠在治法天下事得人則理荒政尤  
難尤也實力不可也所

論諸弊皆閱歷有由之言謹奉

教以行惟晉者所患者災區太廣費不貲糧亦不



是南臨平陽蒲州各屬東接秦封南與豫境兩省  
與晉接壤之處皆屬膏荒雜糲在什舟之數不遺  
糴而三程可購千里荒區竟成絕地閉戶餓死者  
耳不忍聞惟枵樹皮羅掘殆盡民無蓋藏地無顆  
粒外惟轉輸藉赤子安所得而存活大徵於七月間始  
創運糧之議在應之者合肥相國志以費重運艱為  
慮所費誠鉅所運誠多補然多運之在多有漕一命州  
糧不足以救飢即遠來之糧價值昂于本地帶價亦

考遠運以高且急而不宜就地採買也九月初奉

命赴津會辦賑務即於重陽出都為晉之說

津門總局籌捐籌運不長才與共隘列吹乎不

祝履禮災汙地廣為設法盡心或有十分實際因

思晉省<sup>王</sup>將<sup>王</sup>辦<sup>王</sup>賑<sup>王</sup>務<sup>王</sup>尤急由河南濬縣<sup>王</sup>道<sup>王</sup>口<sup>王</sup>至<sup>王</sup>脩<sup>王</sup>武

知之清化鎮可達平陽一縣與澤州潞安二府尤為近

便大致力任其難購得高粱七千石先為試運一次于

九月杪由津開駛初十抵德州十七日略遠購清共六



曰伯龍王廟明日可正濟知  
大徽督運晉糧之源委也晉省賑糧有三條  
一係由江安漕米四萬石合肥奏請改撥明年江廣漕  
糧軍高右使撥青局執價代購代運者大徽所運繼  
私買漕米及撥辦續運小麥六千石以此江廣之糧  
也一係招商局平糶之糧由奉天購到高粱小米由南  
省購來白私小麥運至保定持運獲展交晉省委員  
接收即照原價加以脚費由晉省給價購備賑糧

者一係大徵在都集指之款及南中善士醵金相助由  
奉天採購高粱七千石所需運費約一萬四千金左  
右卽此次自運之糧擬赴平陽親自查戶散給者晉  
省運道亦有由保定運至獲鹿或於泊頭鎮起陸  
運赴獲鹿起運榆次可高太原汾州平定州各屬若  
撥南路則太遠山路至險運費亦較重也一由邯鄲之  
蘇曹鎮運至山西黎城知之東陽關可撥遼沁三州  
及潞安澤州各屬均不甚遠一由道至正濟化鎮可

達西南平蒲霍絳水屬計前後招商局所運公私各  
糧皆赴獲鹿不下三四萬石北路自可無慮矣南路數  
十州知飢民之待大徵所運之萬石真屬杯水車薪  
又以天寒水淺舟重運遲緩不愒急之計可施所經  
豫省緝糧一路旃黎徧野間有聚眾掠食之徒不知  
何時安抵平陽可哀憐之寢食不安三晉奇災自古未  
有之事數千里跋涉運糧以信民食亦從來游賑所  
未聞也區區數千石若交地方官撥送各縣均自

給發一字為數升并不能救  
 一鄙意擬擇極苦  
 邨莊查明極貧戶口每口給糧二斗尚可度此殘冬  
 計二千石可活萬人其勢不能持高惟有行其心之所  
 安盡力以解饑運救乃一字是一字係乃一村是一村  
 如是歸德府一縣概與同行此等事能喫辛苦者亦  
 不易得所帶三四人可資臂助彈壓保護不能不借力  
 於警弁也途次叨希不盡於白者望  
 教與不逮至為企禱 晚大嶽 謹又 啓  
 仲冬 癸卯 湯陰道中

以後

惠書仍寄都門由敝寓家報中轉寄津局必至矣  
 誤大徵出都後因屬中皆婦稚等親族同居屬通  
 家畧海月安園農部素屬代為照料海居陝西鎮  
 安知<sup>王</sup>人禮科<sup>出</sup>出并以附  
 聞子振之文郎到京間有膺月完姻事當與子振  
 相左已屬畧海臣代措<sup>于</sup>金為面<sup>准</sup>之資想冬月底  
 必可造歸矣

含英閣

簠齋老前輩大人執事去臘廿三日在鳳臺縣之周邦  
接讀十一月初六日

手書承

寄鉛杖此師才近負化芻豢鋪摺各二紙臣等適以  
臆杪致過風塵病四十餘日香閣久疎僅以所釋古  
句寄京由東南回年轉達此由晉旋津在京甜息  
三日始見傳來運寄到古詞器完好手稿謹得



續寄句拓並由東南處取來十月三日

惠緘承

示自拓一封連前所寄共類七十百卅七紙分類粘

冊實為三代古文一大觀敬謝

屬購圖騰為帶三條如原式方加長四寸封固文

存東南屬好書到遇有吉益赴京向取聞東南

抱恙忽未及往晤廉生亦僅一見即有巴蜀之行瓦

器圖底者書是量完者難內類長宋亦可鑲如香續

收敬乞

代購數器價值常寄繳米

書數字於上備于刻于內無久遠向疑蟻鼻泉即古

貝十斤文不可解或印介於三代之意鉢文多奇字者皆

六國時斷代

教之大數由豫入晉所經數千里屬子振先相助求古一

去所獲泉鏡博瓦瓦瓦絕細者古器多奇字近於津

門以漢官印建始長印此亦所見也大徵古

賑糧由河南濟和之道口鎮轉至河內之清化鎮始





聞澤州所屬鳳臺陽城仇民最苦有人相食者屬  
接曾官保書房為分撥鳳陽各四千名翼城二千  
五臘月五日由清化至鳳臺所過各邨莊道殣相望從  
未見如此慘苦道旁婦孺面多浮腫奄奄一息命在旦  
夕之間有斃武輓倒者有倒地而氣未絕者有一室之  
中數人僵臥半生半死者有全家餓斃而人不知者以  
一邨計之妻間有千餘口至冬僅存三百餘口藥亦流止  
在外所見災黎訊問口數或已死八百或已死十餘口聞之

輒為下淚其時天寒河凍遠道購糧緩不富急地  
 方官所給月不過三斤日不及一合如何存活大徵僅存  
 高粟千石白米千石即就所存之糧趕為設廠放饒  
 以乾麵西州蒸饅一枚約重五兩大口給二饒小口一饒擇  
 其至苦之地垂穀之民查戶數給自臘月望日開廠陸  
 續添設至二十六處每廠收二千餅人多者至四五千共  
 養十萬餅日以鳳臺陽城兩縣論南陽尚多西州只能  
 盡此心力保得一邨是一邨救得一家是一家賑糧不

呈就近在豫境探運接濟共款由津由鄂由蘇各省  
協助飛函告急大聲呼籲幸為不致間斷蓋正二  
兩月東漕尚未達晉正在青黃不接之時若不急為援  
手又將餓斃數萬人夫微身歷其境不忍坐視馳  
驅風雪往來行程王屋之間不及一月而病作又為醫  
者所誤多服柴河表散太過氣弱不耐勞苦至二月  
初旬始得復元旋由澤州前赴太原與曾沅帥籌  
商一切於三月十二日回津子振先為在清化經理轉運

事宜果敢有為不憚煩瑣頗得指臂之助鳳陽為廠  
 所需賑糧計可敷衍至五月中旬若再不雨後難為繼  
 恩旨續撥南漕十萬石著于轉挽不能迅速晉豫直三  
 省官糧覓者運年存萬石皆由析津分路轉輸舟  
 車兩缺驢騾西稀少立夏以後駝隻歸廠運事  
 益形棘手此時不慮糧少只慮運遲百計圖維竟無  
 良策也直屬災區以河汴汴牟城汴文河汴獻汴東光  
 景州五處為最重不減于晉豫 合肥相國昨又

奏請大徵督辦河間賑務月內即擬前往奔走之勞固  
 不敢辭惟地瘠民貧災廣費少恐難持高幸南中  
 表有善士十餘人相助為理即去歲在青州辦賑諸  
 君或投烟絲或舊糧稍有實際也十五十八兩日津郡乃  
 雨甚透覺民好有生意機購種分給至此鉅款查田編  
 戶均非倉猝可圖亦必遲遲不速必疎二者難兼未知  
 長者何以教之手復敬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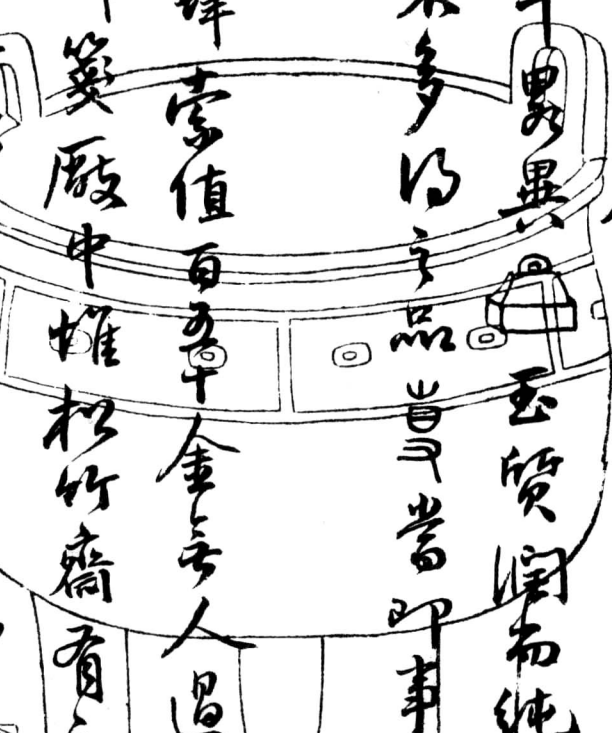
著安不盡可一

晚生吳大澂頓首上

三月廿百



頃至北關間步購得古玉鉢色澤文字制作並皆精  
 美其紐與漢印覆斗異玉質潤而純白字口內  
 微有淺色此古鉢中不多得之品昔嘗印其字狀字  
 不可識蓋其古也  
 教之竊鼎者不假肆索值百五十金吾人過問可徐  
 圖之湖水紙色高駢箋殿中惟松竹齋有之隨時  
 可購未向父敎明堂近經費伯憲師難易之不  
 可得從古堂款識學八冊由舍親沈韻初令人處檢



出本未装订惟两册有目竹皆未编乞

阅后先行

寄还尚有裱册数百叶均依拓本及往集书翰立

与考释田系散叶未粘连不敢取出如

一阅者再覓堂内徐氏所蓄大约于此矣河间之役两

月能否竣事尚未可知西北姓游汲谈賑畢再定行止

夏前尚难计及即送眷回南亦在七月间蒙

惠书请文知署徑逕河间较为便捷大敬再啓



子振允 藝直勤幹 頗有檢束 亦不過飲 田屬押運 曲

興集 距行省七十里 所購賑糧 為未竣事 並留司事 教人在澤州

各廠均 糶公正好善 子振允 亦得友朋之助 鳳陽賴 冷來

固為擬 多留一月 計五月中 可與諸君子 結伴回 歸大徽

苗贈盤費三十金 他日 別津仍 擬邀 玉河間也 晚大徽 又啓

世兄開運如有所需乞代付十金由大徽處寄繳



盤齋老前輩大人左右廿一日泐布一函用馬封連上未如

到日遲速河間所屬與齋接壤一書往復不及十日郵筒常可

無誤廿三日申京寓寄到二月廿七日

手書知齋在旬釋三卷已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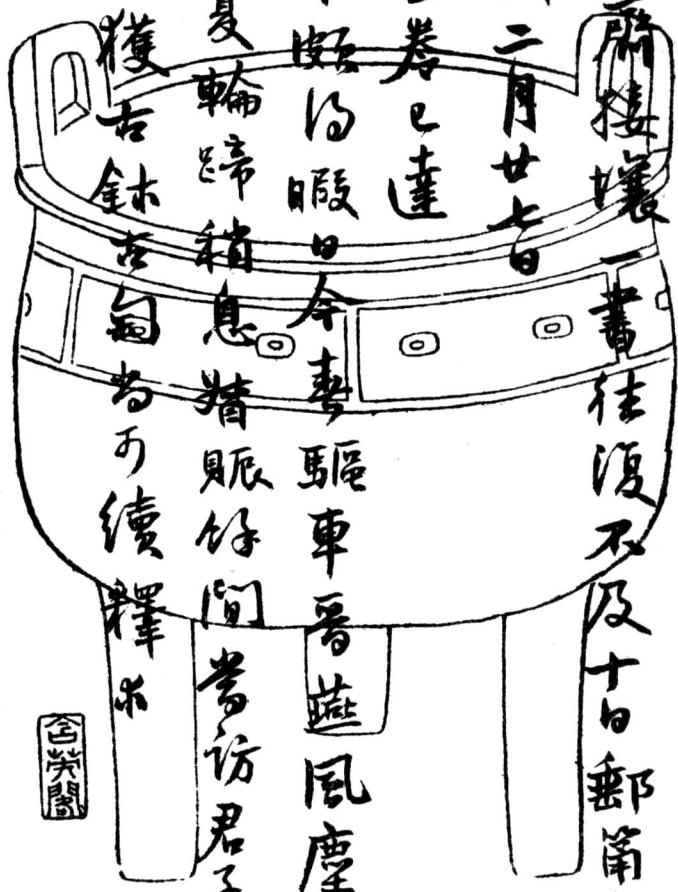
尊覽古詩新詩中好句暇日今幸驅車晉燕風塵滿

襟袖未得展卷稽古長夏輪蹄稍息精賑好問當訪君子館

故地殘磚零甃或有新獲古鉢古白者可續釋求

教也承

惠劄拓二百七十二紙陳盞秦詔古鉢拓十一款二蘭墜疑



全英閣



里下字者係人名輩以彙纂四字雖有增損疑印一  
 字釋薦未塙爾若釋射今釋此以編刻擇其完者  
 汰其複者殘者亦足信古信後且春秋不能易於集事不  
 知大徵能興世殺否若今秋不復西征乃一年之暇當可肆力  
 於古也除前中懸懸之  
 書正今未列不識厚沈何所長是權古編原奉旋京印寄  
 繳尚有從古堂歲拓裱冊請款識學未及者亦未  
 閱孟鼎未及手拓時以為惜也日入都亦國子拓對紙必有  
 以報



古六閣

命退榜所藏齊侯二壺向主精拓奉去喜里居時亦書面

錯過也明日即赴河間東裝忽促不及縷述此次查賑以察

弊為主牧令中實辦理未安處隨時與之籌議親赴各鄉

訪察民隱上不敢錫闕合肥相國疏請

特旨截撥南漕以濟石為直屬二十九州縣災區撥賑之需目前

糧米不少而舟車甚缺轉運不能迅速即近在數百里間亦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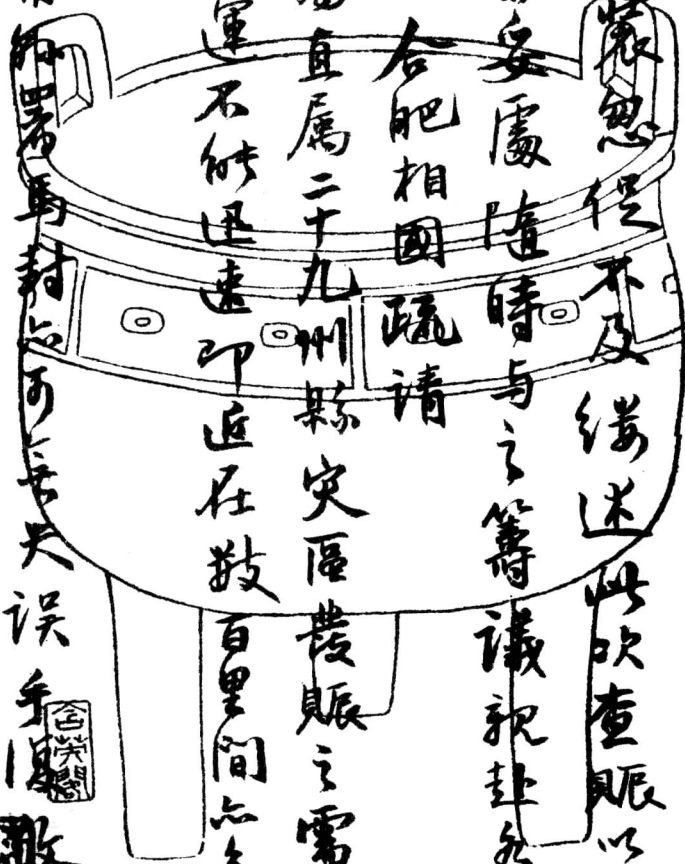
折也如蒙

賜書徑逕河間府城印用印署焉封志可也夫誤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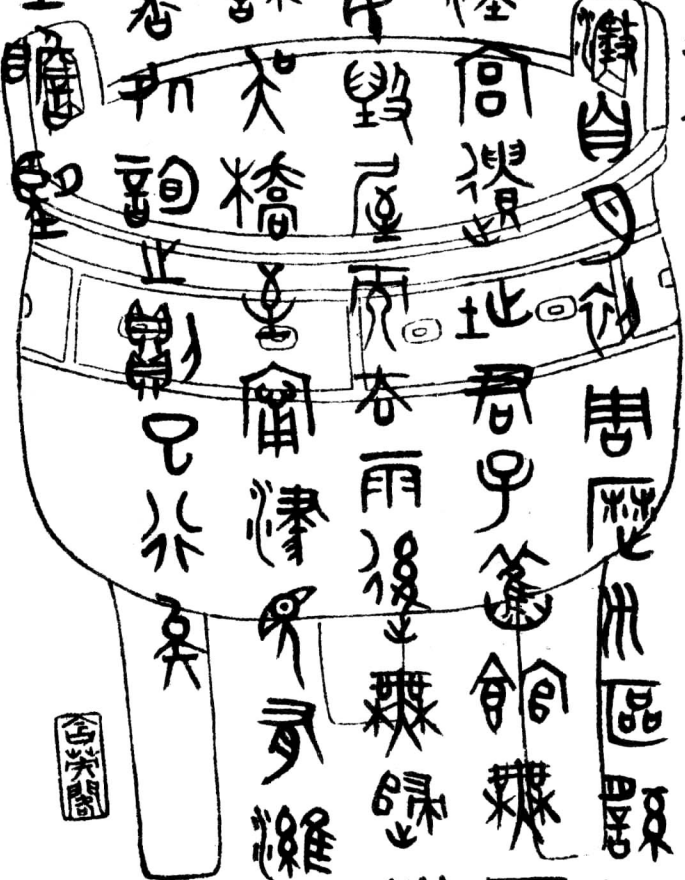
起居百福不盡如白

晚生吳大澂

三月廿五日天津



匪命者步輩大入可遺三日十津寄復兩  
 不我何昔可至入濟自可初唐歷州區  
 至河間至響縣漢高樓北君子益會魏可  
 尋訪自魏家世流中毀屋所谷雨後魏歸耕止  
 入殊可魏時舍西魏大橋善廟津界可維縣  
 最盛至致買古秦卷和詞止制已於矣  
 賢卿此以五百餘里瞻聖  
 直星眼不難插髮而飛一親



全宋圖

顏色以於巽角千里所裨  
 顏所見僅于景必機  
 漢貢何古緣止淺也  
 口驚論  
 嗚嚕  
 寄河間  
 及詳  
 簪俞



晚生知大澂  
 三  
 四  
 五  
 六



萬松茂室換



君子箋



簠齋老前輩大人有道廿三日在甯津奉  
寄教行付郵筒匪匪

貴縣當可速達月杪申京寄到四月四日

手書又別緘三紙暑初五日當係同發所

示以詳父三川子鍾臣佳詳當印誌之異文

从者省見潘臧齊鍾司三吳跡弟三字上



半似受下半四不可辨此官鉢與向所見略  
異字大云郭生<sub>8E</sub>自是漢印近隸亦所  
罕見鏡范三玉奇玉寶此見

亦古之刀使齊魯之田父牧豎皆知古文  
字之可重石任委棄瓦礫地不愛寶物  
日出而不窮大徵何幸得親見之又自愧



萬松茂室換



君子箋



所歷之地較廣而搜羅之功不逮

長者遠甚或誠之不至抑亦緣淺之此

福分也瓦登三十紙惟原未見右之字者

即盛昌圖左似从謝从言家中以此精拓心目

俱快敬二謝二二月廿七日

惠緘之於三月廿二日由京轉寄津門惟詢



拓一封及此次所

賜刻拓刻聯當在京寓未與書面同寄

都下書皆由信局寄津再付郵遞攝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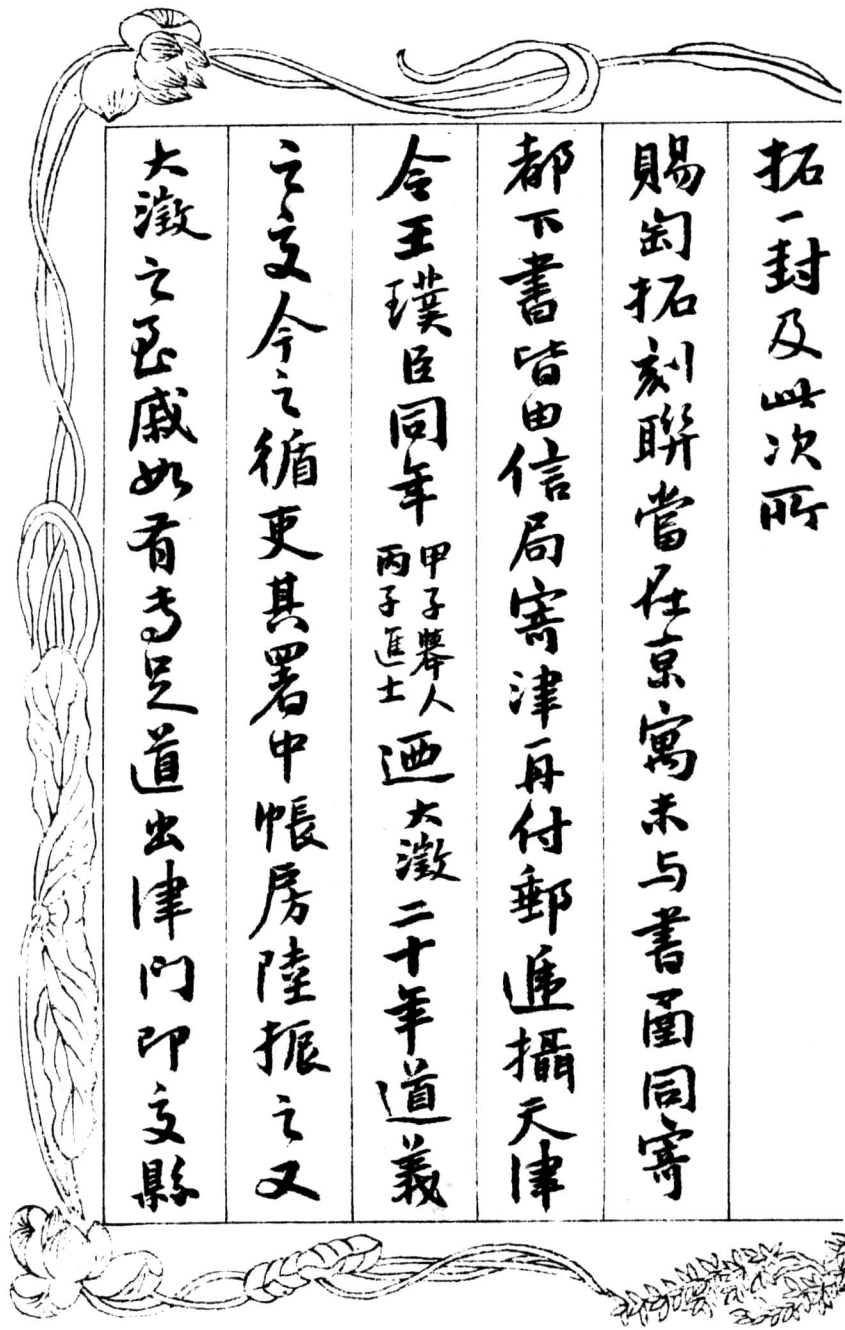
令王璞臣同年

甲子舉人  
丙子進士

迺大澂二十年道義

之交今之循吏其署中帳房陸振之又

大澂之正戚也者志足道出津門即交縣





君子箋



署陸振之必三失誤南北往來書翰多

由津轉也除前所

寄一書由歷轉舟初先生處至今未至蓋

河東郵足較遲舟翁亦不常通問耳

寄還四十金且愧且歎前後所

賜古拓不可以數計多未繳值即招人



亦嘗有以獎之以後

新得之品尚異

時惠拓墨以瘞見聞此區之者而復

擲還吾任惶悚前在秦中曾於瞿經孳

處見木夫先生手拓鏡幅有鏡范一

未敢定其真贋以此類推漢鏡皆有范



君子箋



範必正精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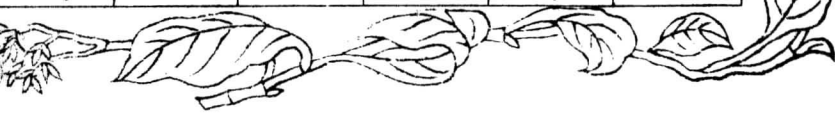
賞鑒亦韜采於沙石中上無復顧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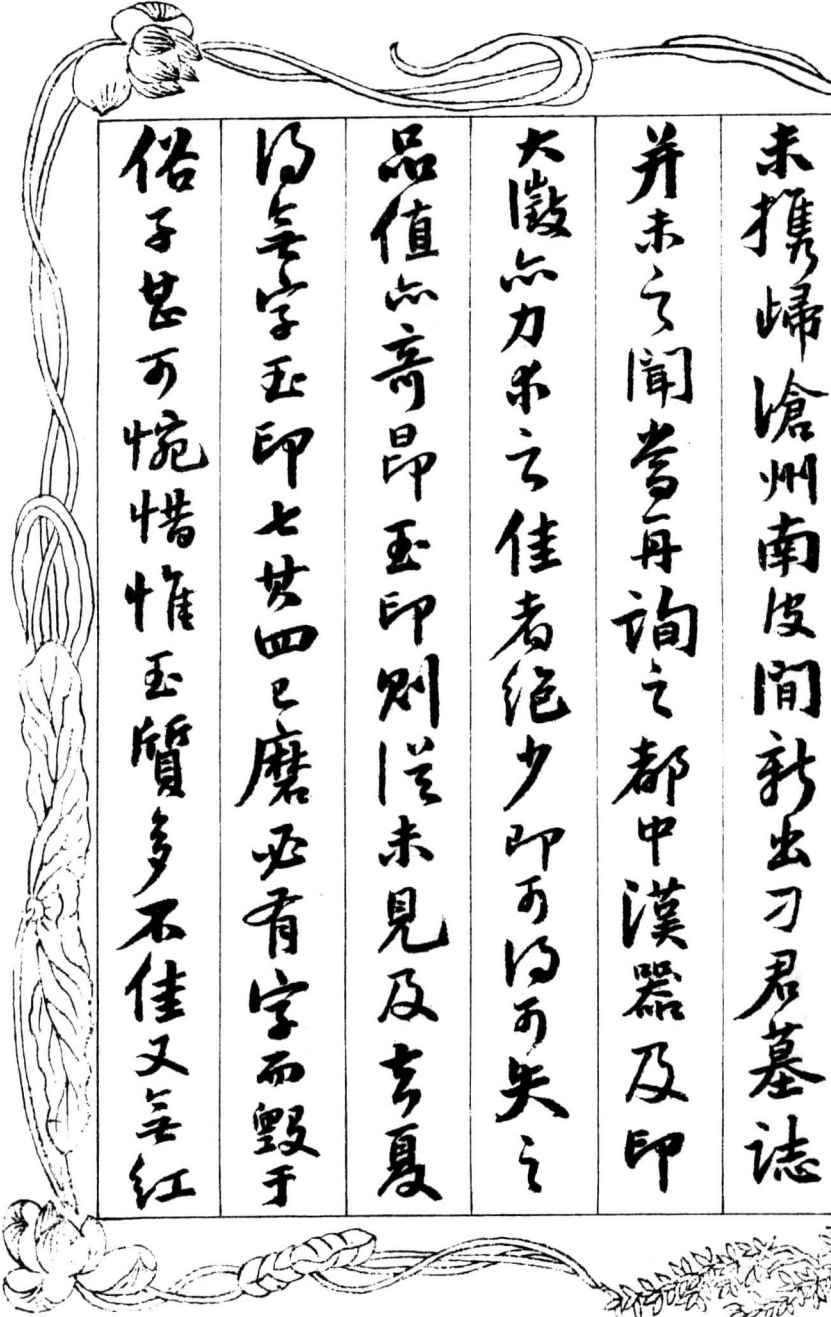
香濤訪白漢石印吹角壩摩崖有建

安年辨蜀人俗呼夜郎碑想

尊處必有燕翁舊拓香濤拓不精而

秘不示人聞其造工藝取身置學署似





未獲歸滄州南皮間新出刁君墓誌  
并未之聞嘗再詢之都中漢器及印  
大徵亦力求之佳者絕少印可得而失之  
品值亦奇昂玉印則從未見及去夏  
得古字玉印七共四已磨必有字而毀于  
俗子甚可惋惜惟玉質多不佳又無紅

萬松茂室換



君子箋



浸同鄉顧駿并臧有全紅色玉印玉可

愛文則細弱不如敵臧之趙賢王逞蘇

步勝大徵好得之而未果駿并好古泉

而印不甚珍與愉庭文為玉臧或可得

之其所藏十數印皆可笑也張詩船

許少珊藏印皆未見拓聞景劍翁所收



舊玉甚富亦未見秦中書易乃都下則

多佳者從古堂之刻集資不易校勘

亦難其人刻工尚在都中留之慈幼堂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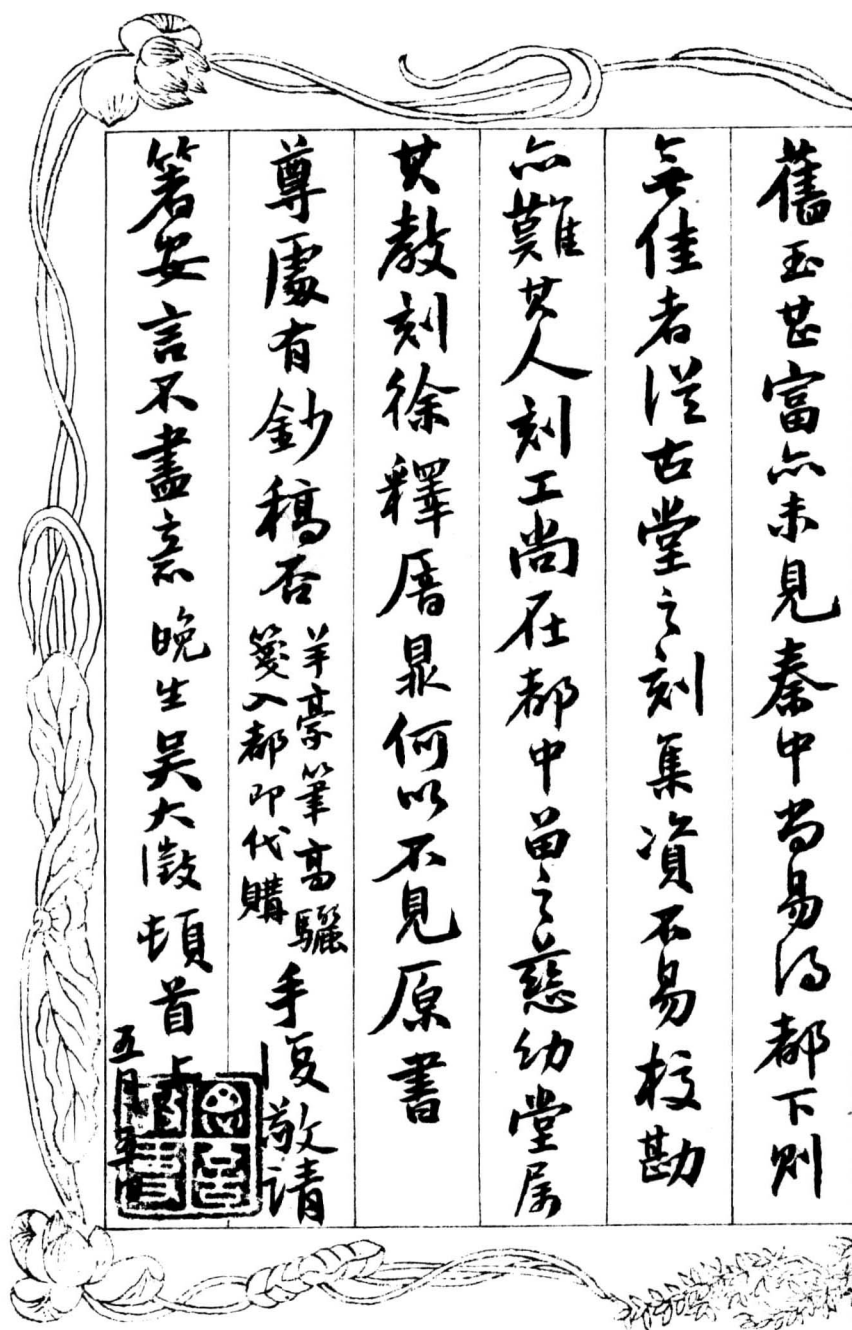
其教刻徐釋屠鼎何以不見原書

尊虛有鈔稿否

羊亭筆高驪  
箋入都印代購

手復敬請

若安言不盡意晚生吳大澂頓首







君子箋



正作復間由河間府送到四月廿二日

手教并錄見寄書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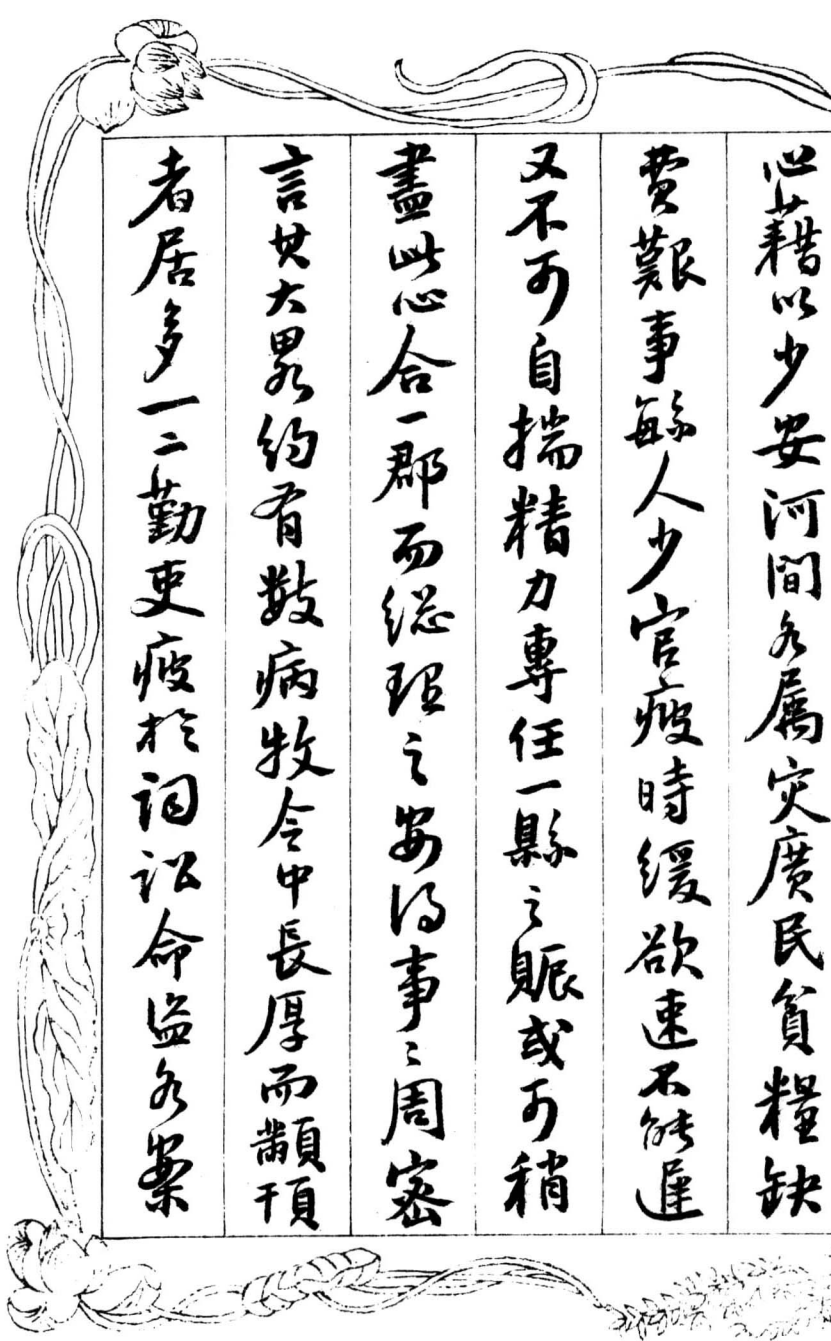
拳之雅意豈何可言子振兄家用知已

代付十金誤入都後寄繳前已作書告

慰之鳳臺設殿者未撤大徽所帶司事

數人府縣堅留之不忍捨去均為得力可





心藉以少安河間久屬灾廣民負糧缺  
費艱事每人少官疲時緩欲速不能遲  
又不可自揣精力專任一縣之賑或可稍  
盡此心合一郡而總理之安得事之周密  
言其大畧約有數病牧令中長厚而黷預  
者居多一二勤吏疲於詞訟命盜多案



君子箋



上日云之不能有心游賑一病也上年秋收

年云二成羊歲一畝收數升至多者二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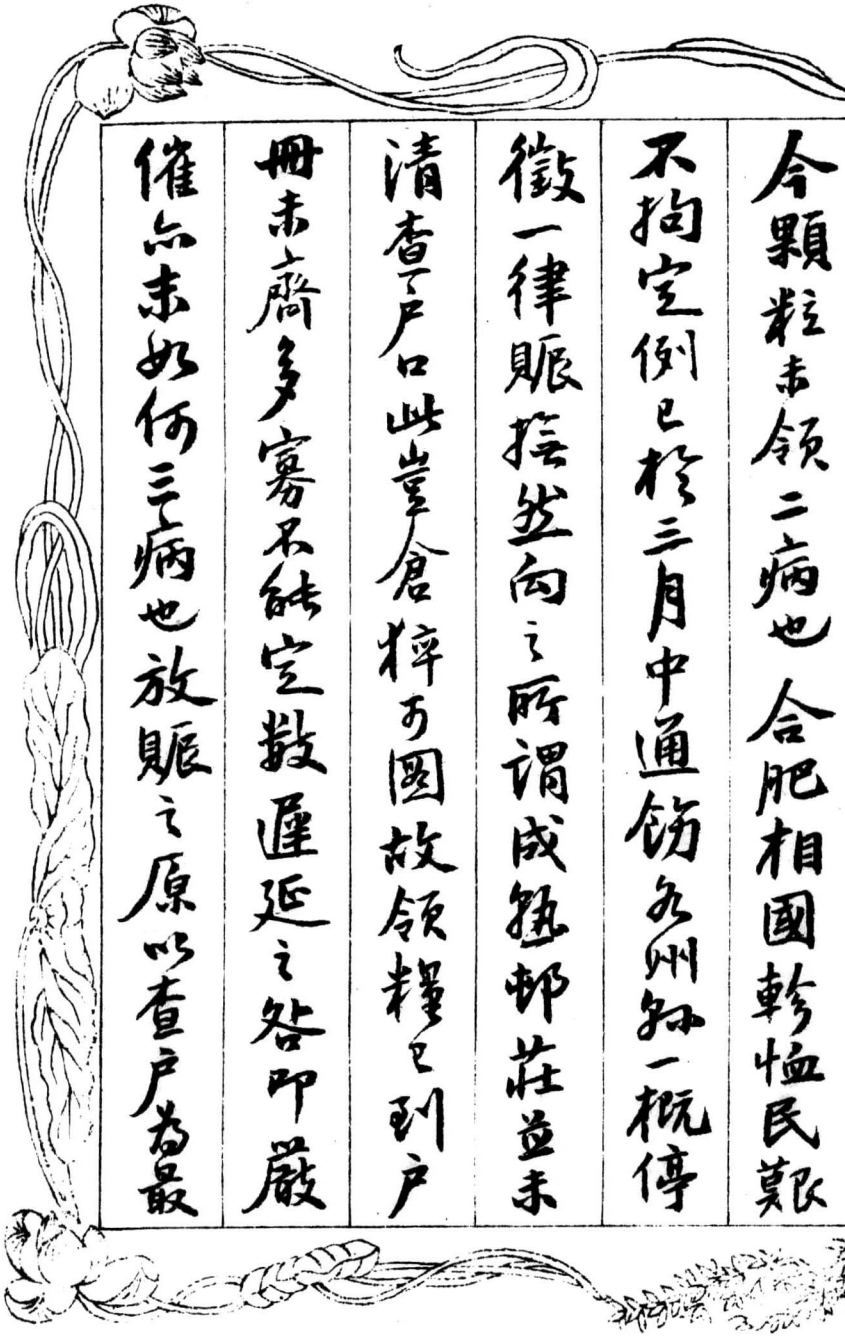
全境皆然如報災過輕強分差等實

則三四分歉與六七分災毫無區別已報

災歎與未報災歎亦大異相同既不全報

即不著賑竟有極苦邗莊死凶殆半至





今顆粒未領二病也合肥相國軫恤民艱  
不拘定例已於三月中通飭各州縣一概停  
徵一律賑括然而所謂成熟邨莊並未  
清查戶口此豈倉猝可圖故領糧已到戶  
冊未齊多寡不能定數遲延之咎即嚴  
催亦未如何三病也放賑之原以查戶為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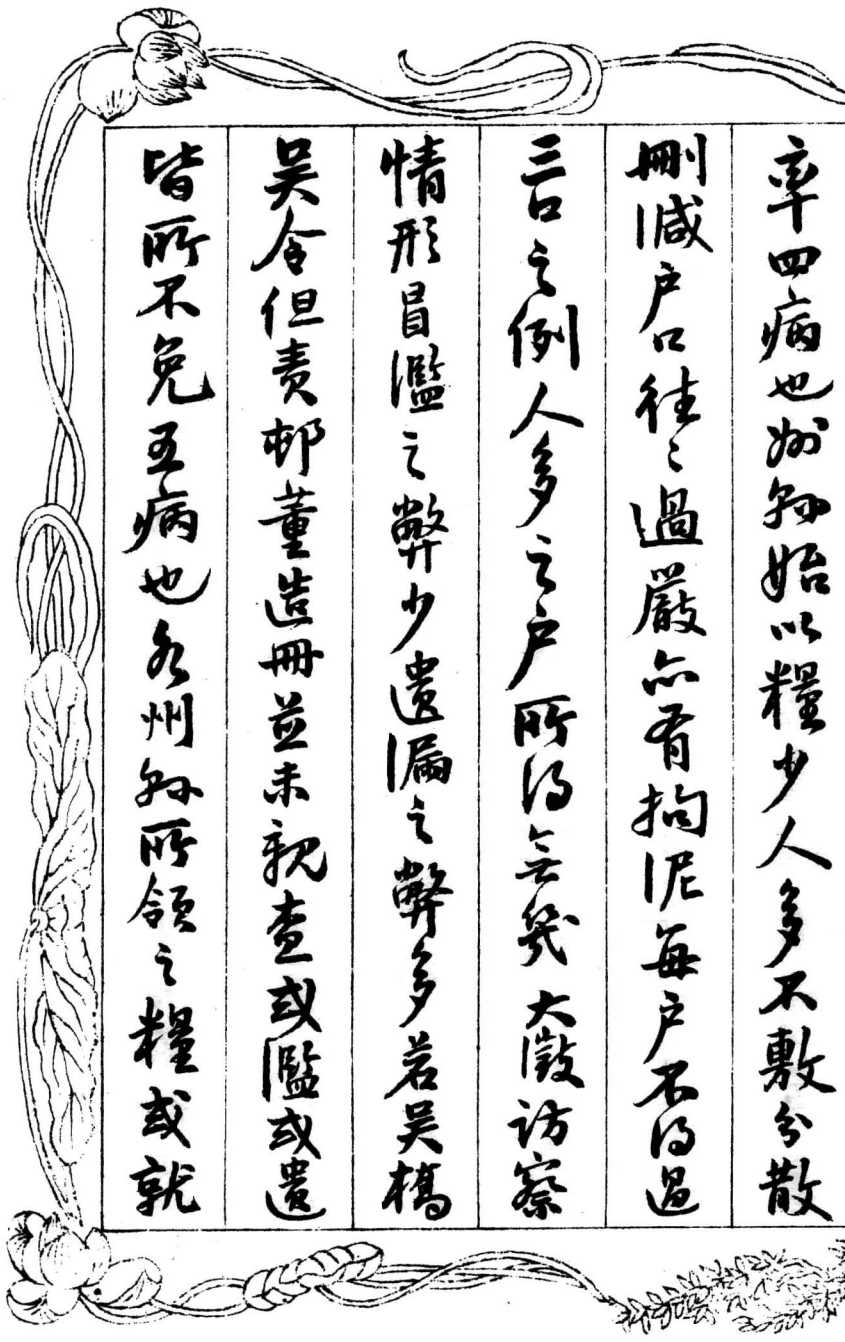


君子幾



要戶口核實為最難州縣平日不知息  
遴選紳士輒以為紳士之公正者其所信  
則書吏耳官就幕友耳此時領糧需人  
放糧需人查戶又需人回城教佐亦屬需人  
既不能多請委員又不肯多邀紳士若必  
遇事躬親何日得了名為清查實多草





率四病也。州知始以糧少人多不敷，分散  
刪減戶口，往之過嚴，亦有拘泥，每戶不得過  
三口之例，人多之戶，所得之錢，大徵訪察  
情形，冒濫之弊少，遺漏之弊多。若吳橋  
吳令但責邨董造冊，並未親查，或濫或遺，  
皆所不免。五病也。九州知所領之糧，或就



君子箋



水次結棧或運城中開放勢不能使貧民

扶老携幼各戶各領大率由郵董地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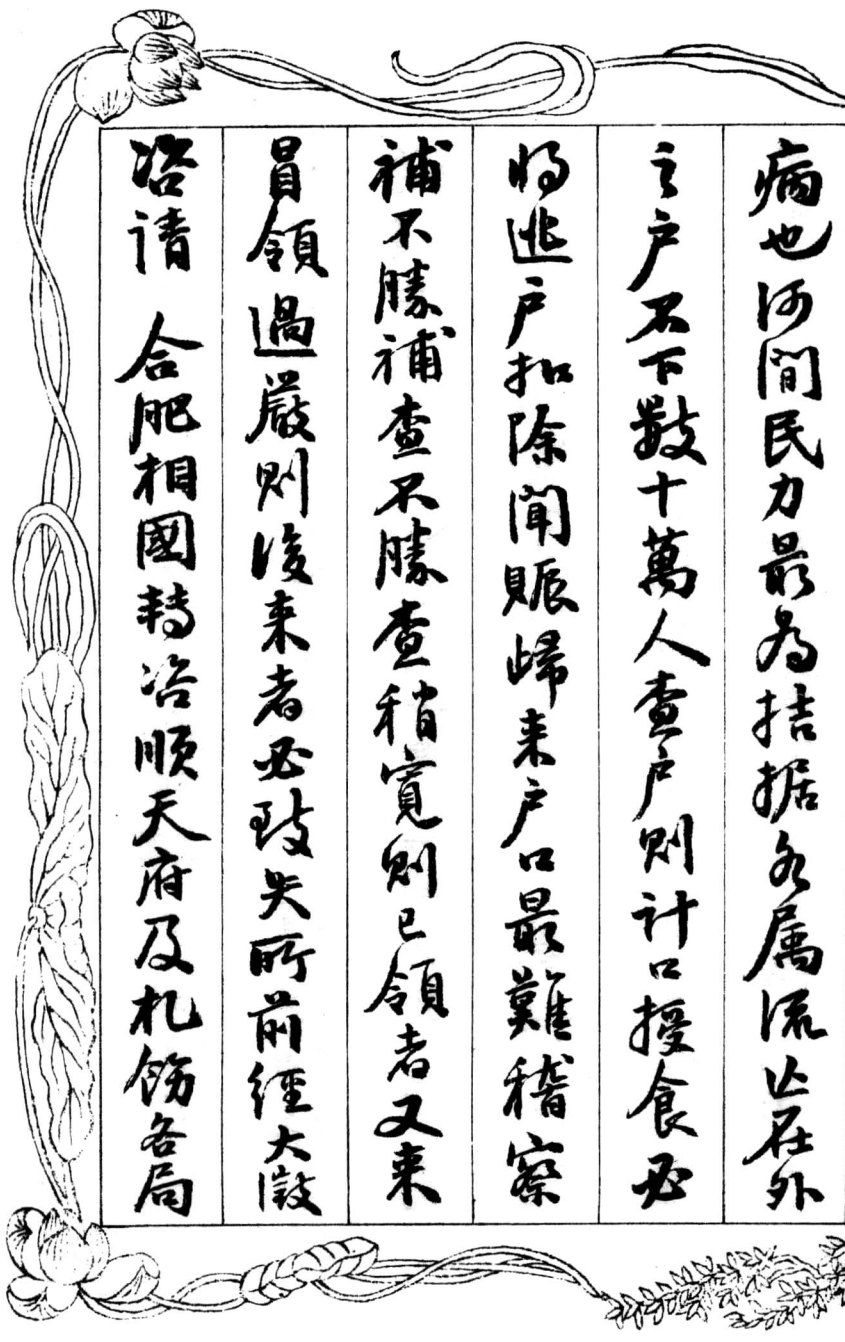
總領回公同分散或用小車或用大車既需

運脚印須派費郵董地保之圖利者藉

此銀錢剋扣分肥弊端不一甚且每口扣糧

一斤半至二斤外石等貧民所得更少六





病也河間民力最為拮据每屬流亡在外  
之戶不下數十萬人查戶則計口授食必  
將逃戶扣除聞賑婦耒戶口最難稽察  
補不勝補查不勝查稍寬則已領者又來  
員領過嚴則後來者必致失所前經大徵  
諮請合肥相國轉咨順天府及札飭各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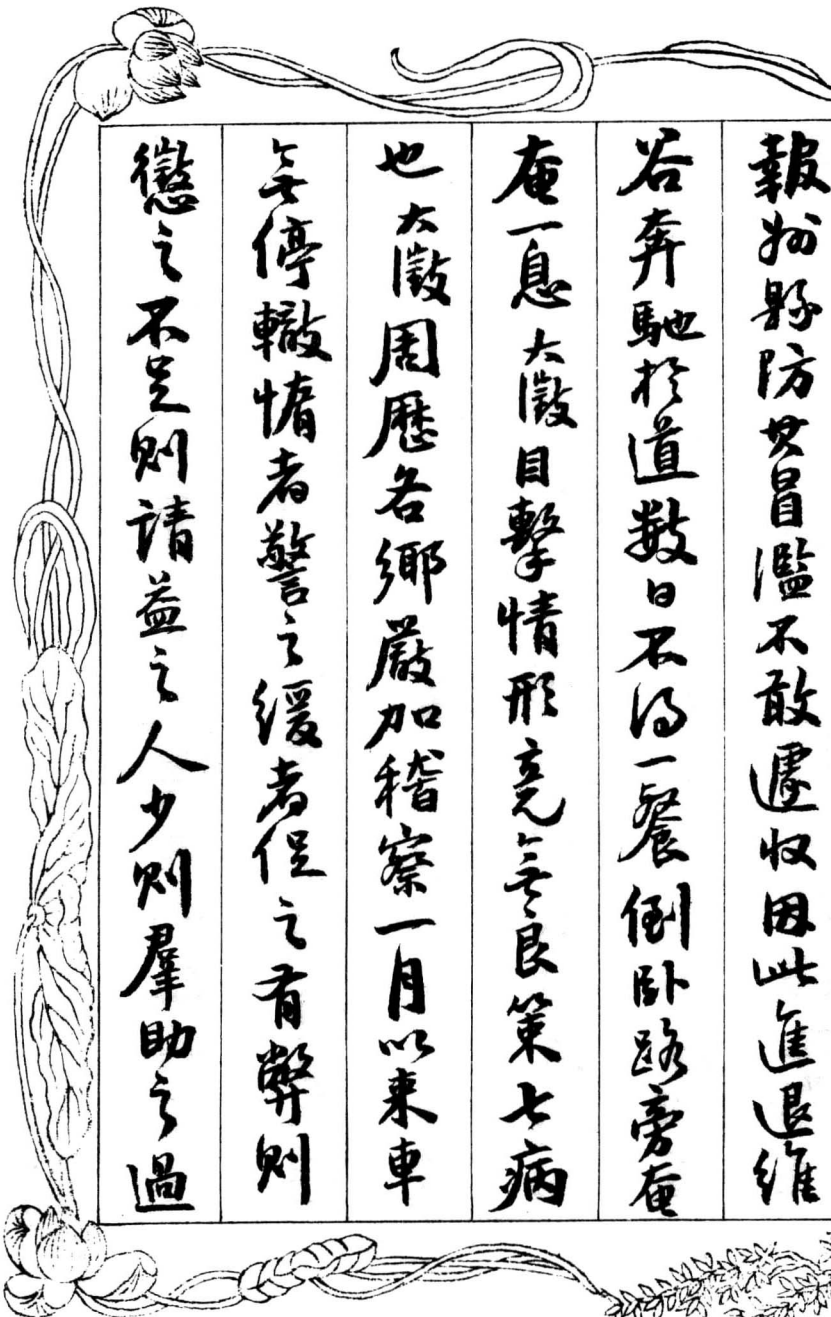


君子箋



司道查明京城保定天津各粥廠所有外  
 來飢民資遣回籍時每戶各給護票填  
 注姓名村名口數及左右隣造冊分送各屬  
 印申各州知縣票放糧隨到隨補不致向  
 隅此外往來鄰縣及逃至南路山左地方  
 並無執照可憑卹董憚其煩瑣不為補





報物好防其冒濫不敢遽收因此進退維  
谷奔馳於道數日不得一餐倒臥路旁奄  
奄一息大徵目擊情形亮其苦良策七病  
也大徵周歷各鄉嚴加稽察一月以來車  
馬停轍情者警之緩者促之有弊則  
懲之不足則請益之人少則羣助之過



君子箋



嚴者導之以寬寬礙者改弦而更張之

未暇求密以速為貴未暇防濫以救死為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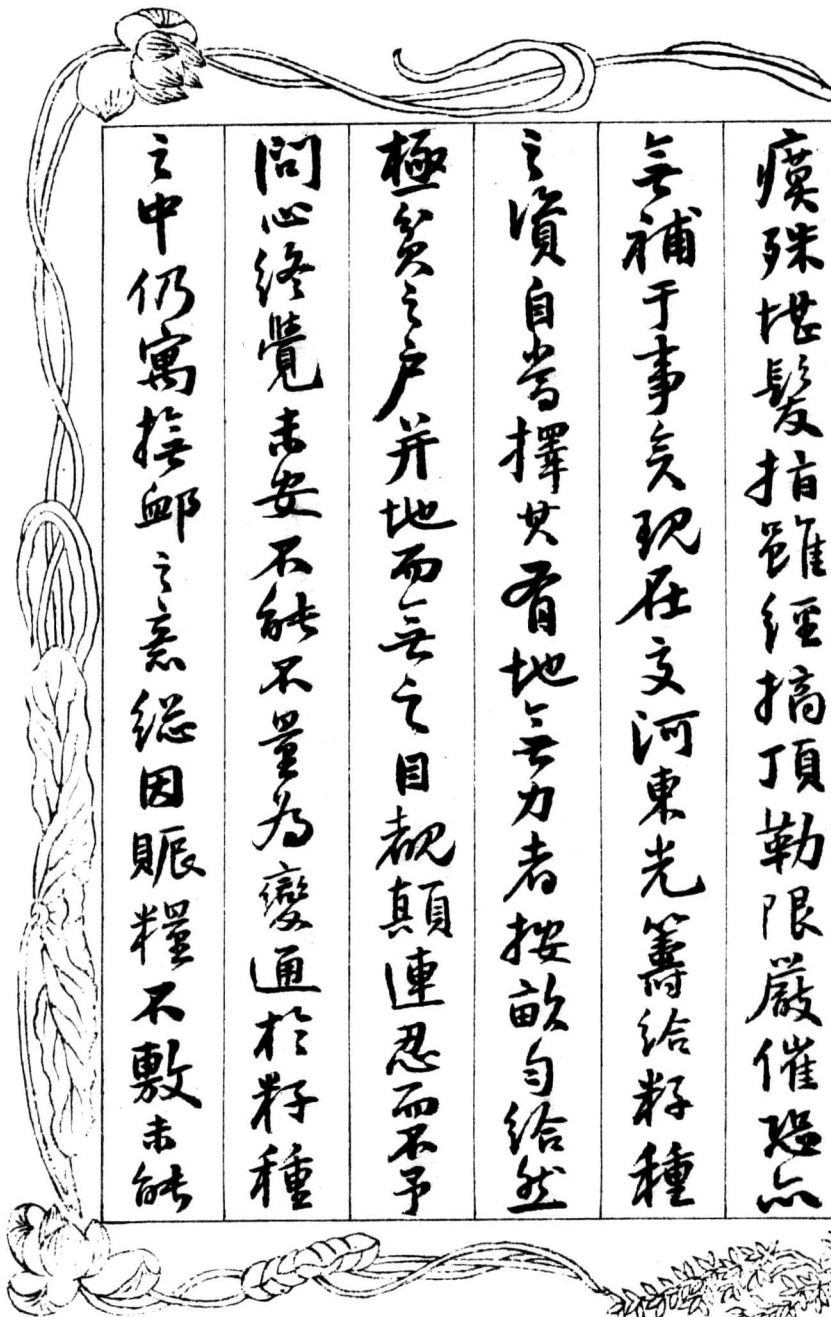
在任邨則逐其劣幕在故城則誅其為董

並請合肥嚴札記過惟吳橋戶口未查竟

無急就之法該令寺以公牘文字見長一味

粉飾從未下鄉親查一次糧到石叢玩視民





瘼殊堪髮指雖經摘頂勒限嚴催恐亦  
無補于事矣現在交河東光籌給籽種  
之資自當擇其有地之無力者按畝自給然  
極貧之戶并地而無之目覩其連忍而不予  
問心終覺未安不能不量為變通於籽種  
之中仍寓接卹之意總因賑糧不敷未能

萬松茂室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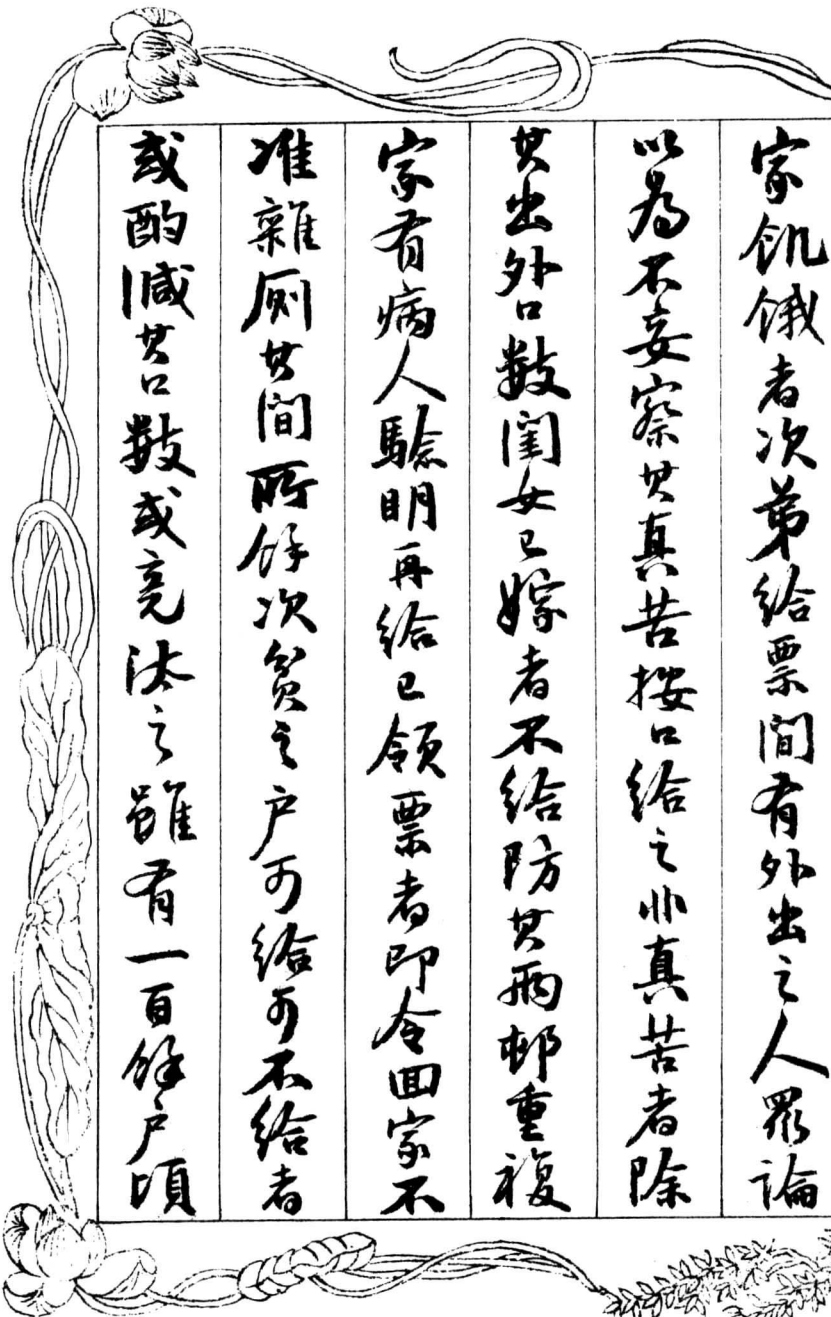


君子箋



三惜不敢太嚴耳近因查戶三善策苦  
思數晝夜得一簡捷之法已親自試行既  
弊尚少每至一邨就其空閑地方令貧戶  
大小男女圍坐於地一字聚於一處先擇其衣  
服整齊面三菜色者遣之使去有非本  
邨土着與眾共逐之再擇其困憊不堪全





家飢餓者次第給票間有外出之人眾論  
以為不妄察其真苦按口給之非真苦者除  
其出外口數閨女已嫁者不給防其兩郵重複  
家者病人驗明再給已領票者即令回家不  
准雜廁其間所餘次貧之戶可給可不給者  
或酌減其口數或充汰之雖有一百餘戶頃



君子箋



刻可設在眾目昭彰之地邨人只有此數

一杜往來復領之弊二杜親戚冒充之弊

即極貧次貧相形之下一望可知即改換破

衣而神色不類久飢者皆可刪除雖信貌

相心覺平允若大出入較之按戶編查事

簡而弊少惟大邨大鎮多至數百戶者此



法亦恐難行質諸

尊見以為然否未

教之窮鄉戶少邨董每多樸實所造之

冊有一口不增減者城廂大鎮易於蔽弊董

事似乎明練出入衙署最多狡滑若事前實

力講求保甲則清其源矣大徵謹又啓



萬松茂室換



君子箋



如蒙

惠書無須由歷轉逕印用點署馬封上

書賤銜注明逕至文河外探投不及十

日可達大徵不復在郡城設局恐與各屬

相距較遠呼應不靈惟文河為設中之

地与獻知景州阜城東光皆在百里以內



半日可達河屬災區以阜城為重景州  
次之獻文東又次之其餘六縣較輕之地  
未能兼顧恐精神不及貫注必致顧此  
失彼不得不權其輕重也勸辦開井亦派  
躬自督率方有成效再請

台鑒 大徵再拜

五月六日

箕罽雙前輩大人杖履六月初七五初九

日詳復三十紙並檢寄封泥拓八十紙唐銅魚符帶龜

魚符拓十四紙因多入都安便尚未金魚也對書於茲



有昌邑縣民蘇先賢回東便來給塵見或將軍遺以免

同九仙門外右神策軍

同左武衛將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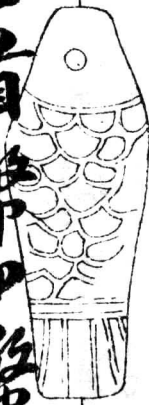
途中盤詰攔阻因將關中友人寄特制與金

殘瓦數種拓呈

鑿金素蠶織雲幣古鉢拓二封幣文多不可識

字亦

教之空首幣也幣字多者均不易



唐銅魚符訂紫

範子年又不可見耳而後酷暑紫



鑿見或

泐此奉寄不知何日可到敬請

特制與憲

道安 晚吳大徵頓首上 七月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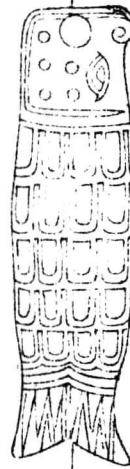


數世鑄魚

五銖泉銅范拓



興定寶泉銅版拓



唐瓦

元始元年殘瓦

同九仙門外  
右神策軍

元三年殘

左武衛將軍傳

居攝殘瓦

甘露殘泉范



唐銅魚  
符即紫  
金魚也  
玉符則  
厯見或  
繳軍之  
特制與  
憲益臧

空首幣 兩面五字

藥垣一鉞圓幣

五等金魚志或鉢

以上皆關中友人楊寶高代購金魚志都門

光緒八年五月十日領饒官由都門帶來



奇字小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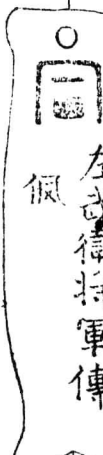
虞一鉞幣

重一鉞幣

重一鉞幣

豐畱鉢

同九仙門外  
右神策軍  
以上皆舊藏



左衛將軍傳

特制與  
憲

新鉞

品

情

多

壯

以上五鉢亦合春所白

